

我的最愛

部落與博物館

文／圖·陳文山

壹、我與文物館的結緣

對於原住民文物館這樣一個空間，在一般人觀點，它是一個提供人們參觀學習的地方，但對我來說，部落裡很幸運地有這一個館舍。這個館雖然設置在南和村，但所做的事情不僅僅是針對南和村而已，服務面向更擴及整個來義鄉7村10部落的文化層面。自從這幾年進入文物館參與服務學習以來，確實感到這個工作並不單純，因為文物館可以做很多部落的工作，這之間有很多可以去想、可以去做的事情。加上串連大博物館一起合作的力量，效果就更驚人。

常常有人問我，在文物館工作應該沒什麼事情好忙吧！其實我認為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方案。如果文物館沒有方向、沒有定位、沒有目標，那麼在這裡工作當然會很輕鬆涼快，但是如果有人想做的事情，那麼時間會永遠不夠用。還記得2006年時，第一次在自己家鄉的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辦展覽，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協助之下結合纖維創作巡迴展，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部落工藝家聯展，也引發了後來辦理部落青少年文化學習的課程。從那時候起，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的林頌恩大姐亦師亦友般開導了我很多想法，讓我開始跟文物館及部落營造一起陷入了好像是熱戀一樣，無法自拔，也好像是吸到了毒品一樣的上癮，不能停止。我一直認為這個工作很有意義，而且有很多急迫的事情要趕快做。

自從2006年那次在文物館辦展覽活動之後，隔年我們白鶯社區發展協會要改選理監事時，新任理事長王清春就讓我擔任總幹事的職務，剛接任那一年滿腔熱血地想要規劃做很多事情，像是成立協會各組織來經營這個協會、這個部落。在耆老逐漸凋零的情況下，部落長老林理事時吉在理監事會議中提案，希望儘早來規畫製作部落志，於是我們也在文物館辦了一場動員部落各階層並邀請鄉公所的會議，針對部落志製作相關計畫與共識進行討論和交換意見，會議中也找了幾本鄰近已成書的部落志作為範本與參考依據。就這樣開始了製作部落志的共識，也開始申請經費。

我擔任協會總幹事之後，2007年開始到原住民文物館服務，從那時候開始，部落志的計畫與製作成為來義館很重要的關鍵與力量，這也是部落與文物館之間，以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在推動文化工程。可是當初文物館在沒有經驗與專業人力的狀況下，要出一本部落文史書的確有難度，就這樣擱置下來。後來因為頌恩姐在史前館進行「博物館與原住民社區計畫」底下新增的「紀錄、轉譯與出版——部落文史與專題出版品增印計畫」，正想要找尋一起合作的夥伴，於是我們兩邊就以原民會活化原住民文物館的「大館帶小館」合作模式，在2009年下半年開始積極收集資料、訪談耆老，再加上歷史教師林文正大哥協助找尋歷史文獻古籍資料，最後文史書才得以順利出版。這是一個為部落留下重要文史紀錄提供後輩參考的契

機，也是文物館累積保存部落文史資料的紀錄與建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提供了部落未來發展的方向，使得保存文化的路走得更穩更遠而更有內涵。

貳、文化教育和青少年

若要問文物館這幾年來走入部落的觀點是甚麼？又為部落做出了哪些成效？我想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是文物館參與在教育跟文化上的保存。我認為這是來義館一直以來看見部落真正需要的地方，我也把結合文物館進行部落教育當作工作上的第一目標。

如何讓文物館成為落實文化教育傳承並實現體驗的地方，近幾年文物館和部落合作最明顯的成果，就是結合文化傳承與教育體驗。有關文化保存課題的第一步，是為白鶯部落建立了文史資料並出版了文史紀錄書籍，並在後續結合各種展覽與部落活動來進行推廣。例如部落在辦理宗族大會時，就把文史書裡頭有關家族史的紀錄作成輸出跟手冊資料；今年正逢南和村辦理遷村50週年慶，也把文史書的內容擷取出來作成展覽跟特刊。

有關教育課題的作法是成立部落青少年文化成長班，持續在每年寒暑期辦理文化課程活動。課程內容有工藝教學、狩獵文化、動植物認識、部落歷史講述、歌謠舞蹈教學、部落文化巡禮、部落美食製作、童玩與弓箭製作等課程，來引導青少年進入文化的參與和體驗，青少年開始對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驗，所以這個課程活動自2007年開辦以來，至今每年都持續辦理，也是部落、協會、文物館共同完成的計畫。南和的經驗，讓我們看到部落教育的必要性，因此目前正朝向以全鄉青少年為對象來規劃，期望有更多部落重視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文物館可以跟部落合作，成為青少年接觸部落文化的搖籃。



參、文物館可以做甚麼？

如果我們的目標願景是營造整個來義鄉成為「活的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文化教育的博物館」、「排灣族的示範館」的話，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文物館可以發揮的潛力實在是太大了，不過在有限人力經營運作之下，所能完成的事情還是有限，但在部落文化與耆老記憶逐漸式微的情形下，我們除了要活化文物館和展示教育之外，還要做記錄調查、關心產業與部落發展，更何況整個來義鄉都要顧及全面規劃。以下的方向是我從經驗得來的想法。

一、文物館可以協助部落建立資料、製作教材

製作教材對於傳承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必須以完整的訪查記錄資料為前提，再轉換成可讓觀看者產生興趣進而容易學習的方式，才能有效達到教育和傳承的意義。因此文物館可以協助各部落採集建置文史資料、展示教育活動、故事書繪本、故事影音動畫、歌舞表演劇、部落傳統歌謠採錄等。

2009年，白鶯部落與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透過與史前館合作，進行白鶯部落文史調查記錄並且出版，從中建立部落歷史資料、祭儀參考資料、故事劇編劇來源、部落特展內容的來源、也是教育部落青少年的教材。2010年至2011年，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透過臺博館與美國科羅拉多州自然史博物館、Navajo（納瓦霍）族群博物館合作，過程中培訓部落文化人才、進行田野調查，並且兩國交流互訪、建立文化資料網站，展開階段性文化國際接軌的任務使命。文物館以白鶯部落文史紀錄出版的經驗，加上部落人才培訓的力量，繼續協助各部落文史資料的建立，朝向以完成鄉志的願景作出努力。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人員到部落的工作室訪視，提供很多保存文物的意見。



二、文物館可以協助部落辦理主題特展

以部落或是特定的文化背景為主題的特展，所規劃的展示是以製作教材為目的、以部落需要為優先來呈現。製作出來的展示在未來展覽結束後，展件與展座都還可以回到部落繼續使用或是為工作室再利用，才算是助益部落的長久之計。

特展可以朝向兩種方向規劃。一種是介紹各部落或各村落的特展，例如南和、望嘉、文樂、丹林、古樓、義林、來義等七個村十個部落都可以為自己的部落做全面介紹的特展。另一種是介紹部落的主題文化，例如以歲時祭儀為主題，或是歷史、婚禮習俗、產業、工藝等主題特展。

三、文物典藏保存在部落

成立「文物急救站」這個想法來自於2009年12月本館與史前館合作辦理「大館帶小館」計畫，在執行部落文物保存與存放空間訪視及課程經驗分享時，發現部落裡面雖然族人典藏保存各項古文物，但文物現況與保存空間卻面臨很大的問題：發霉、蟲蛀、潮濕等各種情形都有，針對這些狀況，有的族人沒發現，而有的族人就算知道了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才好。經過訪視，發現部落所保存的文物幾乎都因為各種環境影響而造成損壞。

特別是在凡納比颱風時，部落文物收藏館遭風災受損嚴重，本館向國立臺灣博物館申請協助，並一同進行挖掘清潔紀錄。經過卅位夥伴三天的挖掘搶救後，使原本幾遭淹埋受潮的文物有機會繼續保存與傳承。經由這兩次與博物館合作的經驗，讓我們意識到推動文物典藏保存計畫對部落族人來講很重要。

凡納比風災後，國立臺灣博物館與文物館緊急搶救部落的收藏家的寶貴收藏，讓族人看到博物館的專業與用心。



社區參與式的博物館詮釋之探討

以史前館卑南文化公園小米展示為例

文／圖·林佳靜

前言

新博物館學主張博物館的營運基礎要有所改變，由「以物為主」變成「以人為主」，收藏品不再是博物館的核心，有收藏品不再是博物館成立的充份條件，如何將人民所在地域的文化資產以最佳方式詮釋出來、呈現出來，才是工作的要點。博物館營運的基礎應是社區人民的需要、觀眾的需要及互動的需要。這就是所謂以人（觀眾、社區人民）為主的營運方式。（張譽騰，2004）這樣的理念也在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特色區域的博物館逐步的實踐中。除了由博物館實務界發起的運動外，學界也開始反思博物館的角色與定位，引領博物館社群從各個面向批判並省思博物館的定位、角色與功能（陳佳利，2009）。因此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亦致力於如何擴大博物館的可接近性和社會參與。

不同類型博物館的社區參與實例

博物館向來被視為服務知識菁英的殿堂，如何打破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藩籬，將有形的建築環境與無形的文化認知所造成的隔閡，讓觀眾在不分教育背景、年齡與階級下，都能享有博物館所提供的文化資源與服務（陳佳利，2009），現代博物館在經營理念上開始注意並考量社會大眾的需求。其中於法國所發起的生態博物館運動，代表新一代博物館對傳統博物館這種「由上而下」意識形態與「由內而外」經營方式的反省。認為博物館的目的在以科技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這個新的博物館運動自1970年起逐漸地在世界各地實踐，例如法國《克蕊蘇-蒙特梭人與工業博物館》和《亞爾薩斯生態博物館》、英國的《鐵橋谷博物館》、及美國的《安納寇斯蒂亞博物館》等（張譽騰，2004）。而在臺灣文建會近十餘年來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社會民間力量逐漸展開，之後社區營造與博物館的整合受到重視，地方博物館的建設亦蓬勃發展。其中宜蘭的蘭陽博物館即是以生態博物館理念所規劃的地方博物館，「社區的參與」是其建館的重要理念之一，而在類博物館網絡的觀念下，推動全臺第一個由地方博物館結盟而成的民間組織「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博物館界除了以生態博物館理念推動社區的參與之外，近年來在英國博物館界開始以社會參與平等概念推動博物館積極參與各種社會議題。此概念始於1990年代英國工黨政府所制定與提倡的社會參與平等政策(social inclusion)，社會參與平等政策鼓勵博物館以新的思維與方法，打破傳統博物館之運作與形象，積極推動博物館與社區(尤其是弱勢與貧苦的團體)的互動，希望透過文化的力量，擴大文化參與和表徵權，讓博物館成為最多數民眾親近與學習的場域，進而促進社會的改革。這樣的理念，透過國家政策的推動與資源分配，深深地影響英國博物館近年來的運作與經營，並鼓勵許多創新的實踐，其中開放博物館的概念即是配合此政策，打破傳統博物館建築的藩籬，讓民眾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接觸博物館的文

因此文物館開始辦理至各部落工藝師或收藏家的文物訪視與互動，彼此交換有關文物保存維護相關的經驗，也藉由文物現況的檢視與紀錄，使族人關切部落文物現況保存的問題，並逐一規劃中程計劃建立部落文物收藏完整紀錄，更提升部落族人對文物保存維護的觀念以及文物館與各部落的連結。

如何讓部落文物典藏在部落、如何紀錄呈現部落文物的故事、如何讓族人保存典藏部落文物等課題做為可執行的計畫目標，是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未來重要的工作與挑戰。這個計畫包括一系列的細項，非常需要與專業博物館合作，例如：文物訪視診斷評估、部落文物保存環境追蹤與空間訪視紀錄改善建議、文物轉診維護機制、部落文物維護管理機制、建置部落文物典藏統計紀錄、部落文物故事特展及巡迴大博物館計畫等。

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從無到有、從列管到連續三年優等的過程，確實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和討論。使這個文物館改觀最重要的人物——鄉公所秘書嘎酷·伊部諾峨(Kagu Ivunoe)常常跟我們說：「就算沒有專業的知識與技術，但我們要有專業的精神來做事。」我想應該這樣就對了，不管文物館未來的走向如何，至少我相信我們是用盡一生的愛來努力經營這屬於來義鄉珍貴的寶貝、美好的資產。所以一路走來一邊學習、一邊試著做，一步一步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持續以特殊的突破與成長來分享給大家。

未來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期待把部落帶出去給外面的世界知道，透過在自己部落辦理特展的方式，也規劃未來把部落特展帶到都會的博物館，展現部落歷史、祭儀、團體、工藝、產業等特色文化。此外，我們也會持續把外面的世界帶進來給部落認識，把各大博物館辦理的特展帶到本館作巡迴特展。

我們希望部落的發展可以很美好、文化的資產可以保存得很好、部落的精神可以永續下去。儘管文物館未來的發展不是一個人所能左右，但文物館的功能與角色也很重要也很關鍵，很多的想法與計畫必須是在對部落文化傳承有幫助的前提下，規劃出具體可行的執行方式，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和重視。願我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一起同心協力。

（本文作者為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駐館規劃員／屏東縣來義鄉白鶯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